

2006年(ワ)第6484号 謝罪及び損害賠償請求事件

原告 王子雄 外39名

被告 日本国

2008年(ワ)第18382号 謝罪及び損害賠償請求事件

原告 吳及義 ほか21名

被告 日本国

# 意見陳述書

2009年6月15日

東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13部 御中

中華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陝西街266号3棟2单元4号

重慶大爆撃被害対日賠償請求訴訟原告 吳及義

\*\*\*\*\*

## 1、序

我叫吴及义。1939年2月出生,今年70岁。住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1939年6月11日、我父亲吴荣芬(别名吴华轩)在日军对成都发动的无差别轰炸中被炸死。同时我家住房和经营的旅馆也被烧毁。

新中国成立后,我1957年进入成都工学院(现在的四川大学)学习,1966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工作。1974年调回成都,在成都矿灯场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

1939年6月轰炸当时,我出生只几个月所以轰炸当时的情况都是事后听母亲和姐姐所述。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一人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精神上身体上所受到的痛苦是超出想像的。母亲在丈夫去世财产全部失去的情况下为了3个孩子的生活不得不忙碌奔波。作为母亲不能为孩子提供充实的三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那种痛苦是用语言不能表达出来的。

## 2、轰炸前我的家庭情况

首先介绍一下成都轰炸前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祖父是成都人,曾是做丝绸生意。由于生意兴隆,又开起了客栈。当

时祖父有2房妻子。祖父和我的亲祖母生有2个儿子,我的父亲吴荣芬和叔父吴荣芳。祖父与二房之间没有子嗣。

我的亲祖母 1935 年去世。第2年的1936年祖父也相继去世。父亲是大儿子,继承了祖父留下的客栈。

1928 年父亲与母亲何淑良结婚。1929年长女吴德琼出生(参看照片1、2)。1932年二女吴智琼出生(参看照片2)、1934年三女出生(出生数月后死亡故尚未起名)、1937年四女吴美琼、1939年长男的我相继出生。但是,长女吴德琼1937年8岁时,因病去世。三女出生后数月也病亡。

因此,我家在大轰炸前有二祖母(当时50岁)、父亲吴荣芬(1907年5月18日出生、当时32岁)、母亲何淑良(1906年8月7日出生、当时33岁)、二姐吴智琼(1932年8月28日出生、当时6岁)、四姐吴美琼(1937年1月12日出生、当时2岁)和我吴及义(当时4个月未滿)、共计6人。

我家当时住在成都市交通路的自家(约100平以上)。交通路的房子有堂屋、2间卧室、厨房和天井。

父亲经营的客栈叫「长庄客栈」。在离交通路的自家大约有2、3百米的西东大街(盐市口附近)。客栈大约有十几间房间,总面积约在400平左右。客人主要是在成都经商之人,有的常年在此居住。父亲还请了2,3个人的厨师,一个管账先生,2个帮工。

客栈的生意蒸蒸日上,我家的生活也越见富裕起来。

### 3、我的父亲因成都轰炸而遇害

1938年以后、重庆受日本轰炸的情报传到成都。成都市民也预测者成都会不会与重庆一样受此空难。

1938年11月日本军对成都发动了2次轰炸。母亲曾带者2个姐姐到郊外避难。1939年母亲生下我后,父亲认为日军还会对成都市进行轰炸,所以在东郊外(现在的牛市口)租借了小屋让我们母子4人去避难。

1939年6月11日的傍晚,成都市内想起了防空警报。我们在郊外都听得到警报声和日军飞机的轰鸣声,母亲带着我们3姐弟到竹林中去躲避。

我们在竹林中看向成都市内。后来听母亲讲日本军机对成都市内投下了炸弹。瞬间,天空被染红,炸弹炸开的声音震耳欲聋。看见那样情景的母亲

惊呼 “糟了。市内的家和客栈也可能被炸了”。但是,我们3姐弟不懂事,姐姐还在看竹林里的蜘蛛织网,对母亲的话没有一点表情。

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姐姐一睁开眼,只见屋里母亲没在家。一个邻居大妈告诉姐姐:“你妈进城去看你们的家了,大概是被炸了。”

据妈妈讲,大轰炸后成都市内的情况惨不忍睹。啼哭的人群向被炸区的中心地东大街及周围涌去。那一带烧毁的房屋余火未尽,浓烟滚滚,到处是倒塌的砖墙土瓦焦木。不时有担架抬着血肉模糊的伤亡者从眼前经过。警察戒严不让进街去,很多人都哭叫着要去看家和家人。

母亲用尽力量的挤了进去,看见客栈被炸,只剩外面一间残缺的铺面房,里面的房子全炸平了,成了一片废墟,还有几具烧焦的尸体。

警察说受伤的人都送医院去了,母亲立刻去所有收容伤员的医院寻找,医院里烧伤、残肢、面容奇形怪样的伤者到处都是。

母亲一个一个的认,都没有父亲,便又回到了火场。那几具尸体已经成了焦炭。

母亲在焦土里找,辨认尸体,忽然发现一根表链,便找了一根棍子挑起来一看,是我父亲身上的怀表(参照照片3、4),于是确认这是父亲的尸体。这具尸体已经烧焦约只有一米长,上肢烧成灰烬,下肢膝以下也烧成了灰,头是黑的,看不出脸面的样子。母亲顿时悲痛万分,爬在地上不停的呼喊着父亲的名字。

直到闻讯赶来的叔叔劝解了很久,才勉强起身暂时止住了悲伤。由于轰炸我家的财产都被炸毁,已无力安葬父亲的遗体,所以母亲与叔叔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拉到成都十二桥附近,埋在了公共墓地。我们3姐弟谁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去世后,有一日遇到父亲的一位朋友,从他那里听说了轰炸当日父亲的情

况。轰炸那天,警笛鸣了,他来找父亲一起去避难。当时有几个客人在院子里喝茶,不愿意走,所以父亲走出门又为了向小工交代照顾好客人而返

#### **4、大轰炸给母亲带来的苦难**

母亲看到大轰炸后父亲的遗体,常年间受到此事的影响,痛苦不堪。战

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枉死的场景也无法从母亲的脑海里抹去。母亲经常吃不下饭,一个人暗暗的哭泣。母亲也曾和我们多次提起在梦中与父亲相见的情景。

就这样,母亲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父亲被日本军炸死的事实。父亲的死给母亲带来的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是无法想像的、父亲的身影永远徘徊在母亲的脑海里。母亲1993年直到去世,也无法从心中抹消战争给她带来的痛苦经历。

## 5、父亲去世后我们3姐弟的生活

由于大轰炸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的家和客栈都被炸毁。我母子4人今后如何生活前途渺茫。

母亲只好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娘家找何家外婆,住在烟袋巷17号,一间铺面房内有一间堂屋,一间卧室,一个小天井,外祖父早去世了,外祖母一人住在这里,靠出租铺面房维持生活。

母亲每天做一些手工活,衲布鞋底、做绑裤口的飘带,有时背着货去很远的集市卖,就这样两个孤寡老人和三个孩子也难以维持生活,好在姑妈常给我们一些粮票,可以去当地慈善会领几升米回来。

我们一天三餐没有一顿能吃的饱。成都解放后,1950年我母亲参加生产组做手工后生活才有了改善。

在此情况下,我们3姐弟上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办法,母亲去找叔叔帮助。大轰炸后他还在做绸缎生意,但他也有四个孩子要读书,所以同意只管二姐吴智琼一个孩子念书。

之后二姐吴智琼住到叔父家,一般到牛市口小学上学一般帮忙叔父家做家务活。二姐由于成绩优秀还差一年小学毕业前跳级考入济川中学。中学毕业后考上公费的高级染织职业学校,1950年毕业后入了空军作了护士。她把每月的数元生活费都攒下寄给母亲。之后,二姐又到了北京进入北京部队医院成为小儿科医生,直到退休。

四姐就失学在家,每天与外婆做伴。靠着母亲多少习些汉字。由于有一

顿没一顿的日子，四姐身体虚弱，严重贫血，经常昏倒，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实在饿得慌，跟外婆要了几分钱去买烧饼，结果昏倒在烧饼摊上。

1948年，11岁的四姐吴美琼也在叔父的资助下进入光华街的小学校。在学期间，她成绩优异跳级几次。到1950年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小学毕业了。

1949年，成都解放后，四姐吴美琼帮母亲一起做了一年手工。

1951年，四姐考上华美女中，全是助学金。1954年毕业后考上成都医士学校，也是全部公费，1957年毕业后在四川省长寿水利发电所的职工医院工作，1966年参军，成为牙医。

1946年，我7岁时靠母亲做手工活挣的钱上了小天竺街的弟维小学。我虽读书但记忆中几次开学时都因为没有凑足学费而急得大哭，只好待在家里，好不容易凑足学费后已经开学几个星期了。

假期中我也跟母亲去“赶场”做生意，小小年纪（约八、九岁）我就卖过香烟和小食品。痛苦的经历不止如此，由于没有父亲，我从小就胆小怕事，被同龄人欺负也不敢吭声，只有忍耐。

## 6、对日民间索赔请求的认同

1974年，我35岁的时候从重庆调回成都工作。与母亲一家团聚。那时的母亲由于生活稳定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但是，提到日本的事情母亲就会很激动。例如：每逢春节，2个姐姐带着家人来成都团聚，说起以前的事时，母亲不免又想起父亲。提起父亲被炸死，日本发动的成都大轰炸时，母亲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日本鬼子」。

母亲无法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区分开来。但是我在1950年代后期10多岁的时候，曾接受过「必须将广泛的日本人民和及少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教育。

因此，我虽然与母亲一样憎恨日本军，但是却支持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中日友好的实现是眼前之大事。

母亲曾多次握着怀表对我说：“你没有见过父亲，这块表包含着你父亲的

恨。要经常握着它不要忘记历史”。

母亲的话对我很重要,常年来我经常在考虑替父亲申冤我能做些什么?退休后,我想到:“日本政府对成都轰炸的受害者没有任何的态度,这样下去正义是无法实现的。应尽早让日本政府对受害者谢罪”。

这个想法在中国强制劳工和从军慰安妇、731部队等的受害者提起诉讼一事的影响下更加鲜明起来。在我有这样的想法时,重庆的受害者已先提起了诉讼。之后,我听说成都的受害者也开展了个人对日索赔的活动。我毫不犹豫的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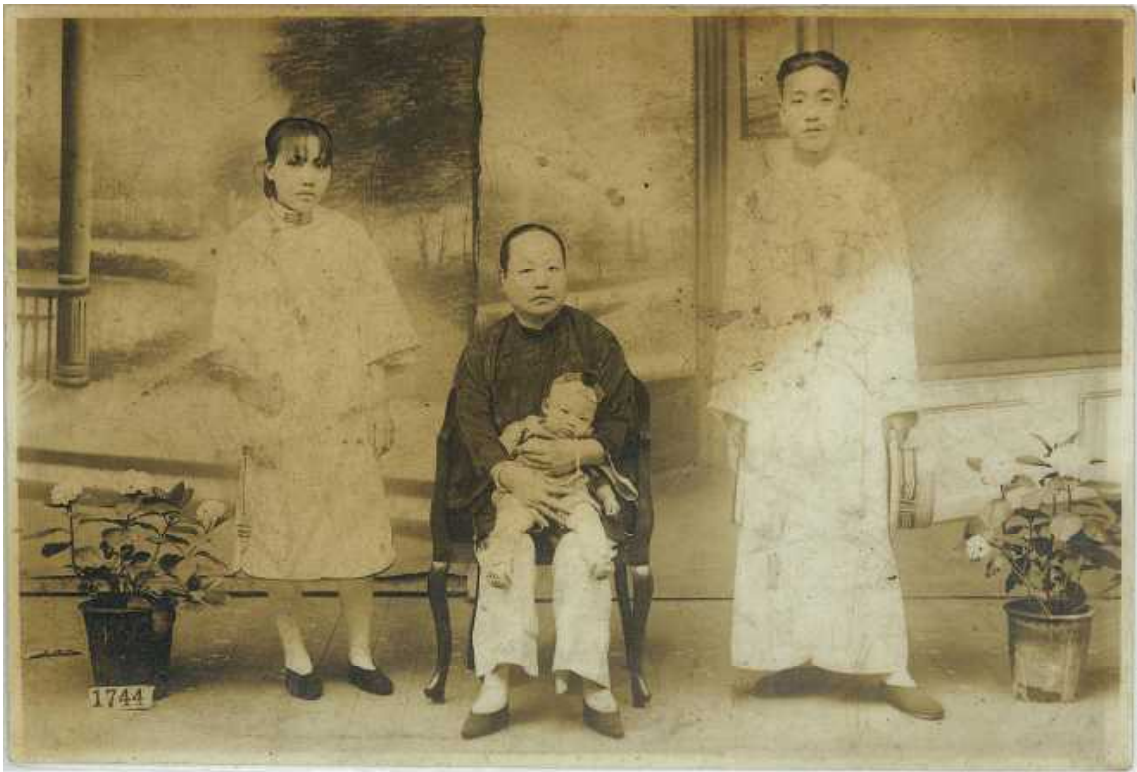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不忘母亲说过的「不要忘记历史」。这一点,希望能得到法官的理解。

下面介绍以下我的亲戚刘东园写的悼文。

当 611 的黄昏,朦胧的暮色空罩,警笛呜呜在呼,铁鸟轰轰在啸,弹屑在相招,我亲爱的舅父,投入了倒垣倾房的怀抱,被吞在熊熊火光燃烧,如何想得到?从从永别了,从今离了你孤苦伶仃的儿女,夺去了矢志的英豪,从今,我听不到你的指导,缺了我的前哨。泪珠儿滴在你的玉照要流尽了,你的魂灵儿漂在何处?故乡遥遥,从今空想渺茫,只是梦迢迢。一生荆棘向火库里空抛,心力永徒劳!你的孤儿已满一岁,年年可以在你的坟墓祭扫,你应在九泉含笑。趁夜在深宵,月在长空照,秋虫唧唧似在把魂招,你可知你爱护的侄儿,隽!今早,带着破碎的心,向你的小影凭吊。

二九、九、一四 东园作

最后、请日本的法官能公平审理、承认我们成都轰炸的受害者的请求让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何淑良（母） 劉冰如（母方祖母） 吳榮芬（父）  
吳德琮（姊）



吳榮芬（父） 何淑良（母） 伯母  
吳德琮（一番目の姉） 吳智琮（二番目の姉）



吳美琮（四番目の姉） 吳德琮（二番目の姉） 本人 吳及義  
母方祖母 何淑良（母）



本人 工場の同僚（黄祖文）と工場正門前で



1985年摄影



望之二辰為昏，驟枕底暮春。  
天空翠，驚夢驚鳥，生呼，鈿鳥  
舞，生魄，碎眉生相探，我親愛  
的芳父，投了何處，何處底  
依託，被吞土壁，火九燃燒。  
狂何想，得斗，送名，永別了。  
送令，離了你孤苦零丁的兒女。  
送令，辱了子，志底英雄，送  
令，重映，映着你的指導，疎了  
赤的奇情。流珠兒滴上你的去  
照，要你盡了，你的魂靈兒漂上  
何處，故鄉遠，送令，空想  
渺茫，孤苦夢，送令，一生積集  
白火，寫怨莫能，心力小疲勞！  
你的魂兒，亡陽二祭，年，可以立  
你的收基，祭掃，你底在何處，舍  
笑。趁夜上深宵，月上懸空  
照，在靈柩，心，生把魂招，你可  
和你愛護的魂兒，集，今朝，帶  
着伙伴的心，向，四心，影，可憐，帶了！  
二九六一回，夜，東園作。







